

台州百匠探奇 ⑩

对于日常生活,他没有要求,吃什么穿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对于船,他是严苛的,差一毫一厘都不行。他说,自己必须把船最美好的样子呈现在世人面前……

毛祖先:爱船成痴



只要一开船造船,毛祖先身上就有一种别样的气势。他会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忙到深夜,也可以一整天只吃一顿饭。

本报记者章海英/文 李洲洋/摄

中国造船史绵延数千年,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广泛地使用独木舟和筏,并不断探索革新,后来出现了新型的木板船。至商代,中国已经发明并使用了帆,有了帆,船的速度大大提高。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

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造船迈入快速发展时期,钢船、铝合金船等逐渐成为主流。木船日渐式微,大多作为观赏船,沿海地区少数渔民用来捕鱼。会造木船的匠人也越来越少,只有寥寥数人还在一板一钉、一刨一锤,日复一日地坚守着。

“绿眉毛”是东南沿海较为常见的一种船,船身色彩鲜明,勾画生动,船帆随风摆动,像鸟儿振翅飞翔,寓意亦是美好,意为鸟儿从远方衔来麦穗,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

1月15日,天气晴好,又是一个适合造船的日子。在三门县浦坝港镇毛石源村的一处院子里,两艘木船架在三角凳上,船体已见雏形。76岁的毛祖先带着儿子毛武杰,装船舷、打磨、补缝,干得热火朝天。

毛祖先看着与一般的农村七旬老人不同。他戴着一副框架眼镜,留着花白的长胡子,长发用皮筋绑在脑后,身上穿着一件黑色大衣,浑身上下流淌着一股艺术家的气质。他是一位少年有梦、中年才逐梦的老人。

白天造船,晚上伴着船模入眠,终日与船为伍,这是毛祖先这30年的日常。

一见倾心魂牵梦萦

毛祖先和船结下不解之缘是在63年前。那一年,他13岁,因为父亲生病,他接过父亲肩上的担子,撑船往来于海上,做点小运输,日子过得艰辛而平静。原以为,生活会一直这么平静地过去,直到有一天,他看见了一艘与众不同的船。

那一天,太阳照常升起,毛祖先照常出工。他压根没想到,这一次的出工经历,会改变他整个人生轨迹。

那天,他在海面上看到了一艘船触礁搁浅,船舱开始渗水。船员们忙着将完好的货物转移到接驳的船上。毛祖先之前见过的船,颜色单一,造型平常,没有起眼之处。而这艘船,和他见过的船都不一样,船身涂着艳丽的油漆,色彩鲜明,船上竖起高高的桅杆,篷布随风飘扬,呼呼作响。船头处尤为吸睛,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直视前方,仿佛前面有宝藏一般。在少时的毛祖先眼里,这艘船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魅力,“说不出的漂亮”。

那时,毛祖先还不知道这种船叫“绿眉毛”,船眼睛的眼珠位置隐藏着玄机。他开始对这艘船念念不忘,想自己打造出一艘这样的船。想造船,得先学艺,然而现实残酷。父亲生病,家中还有兄妹四人,全靠他一人挣钱养家糊口。别无选择,他唯有挑起生活的担子。

困顿的现实无情地绑住了他的脚步。为了生计,他上山挖过树根,种过花木,还打了20多年的石板。凡事爱动脑的他,仅用两个月就和老师傅同工同酬。

虽然去做工了,可那艘船依然深深地埋在毛祖先的心底。做工的

时候,休息的时候,睡觉之前,那艘船总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毛祖先的脑海中,越来越深刻。毛祖先清楚地知道,自己这辈子都放不下它了。

心有所向人有所往

毛祖先46岁时,家中境况得以改善。他才有空开始琢磨打造一艘船。30多年日思夜想,终于要付诸行动了,毛祖先心中难掩激动。

在沿海地区,木船多用于捕捞或商用。在毛祖先看来,木船船体小,作业时间短,更利于海洋生态保护。由于那一面之缘,毛祖先最终选择商用船努力。

“分辨船的用途关键看船眼睛。眼珠居上,是海盜船;眼珠居中,是做生意的船;眼珠偏下,是捕捞用船。”他介绍道。

知易行难。没有师傅指导的毛祖先只能自己摸索。一开始就做大船肯定行不通,只能从船模做起。设计是横在毛祖先面前的第一只“拦路虎”。他没有系统地学过造船,不清楚内外部结构,很多部件都是摸索着设计。一个部件往往需要修改多次才能定稿。设计好之后的切割、打磨,对他来说都是考验。他并非木匠出身,刚开始做的时候,手部受伤是家常便饭的事。打磨、拼接,再打磨、再拼接……毛祖先的第一艘“船”就在不断的返工中完工了,整整耗时一个月。

有一就有二。毛祖先的船模队伍慢慢壮大。看着屋子里随处可见的船模,毛祖先惬意极了。遗憾的是,当时欠缺经验,选用樟木,没过多久就被虫蛀了,没有保存下来。每每想起,毛祖先都心痛不已。庆幸的是,最早的那艘船模由于选用了老樟木得以保存,30年过去了依然完好地立在毛祖先的床前。

从船模到真船,毛祖先这一路并非一帆风顺。他走过弯路、岔路,最终,凭借自己对船的那份执着,一板一钉,造出了理想中的“绿眉毛”,就此开启别样的人生。截至目前,毛祖先打造的大小船只已不胜数。

废寝忘食爱船成痴

在毛武杰眼中,父亲只要开始造船,身上就有一种别样的气势。平时的父亲,会到周边的村庄看戏,和三五个老友一起侃大山,打小牌,日子过得随心所欲。一旦开始造船,所有的娱乐就按下了停止键,一门心思扑在上面。

为了造船,毛祖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这时候,老伴还没起床烧早饭。喝几口酒热热身,再嘴角衔根烟,毛祖先的一天就开始了,一直到晚上12点才会在家人不断的催促下睡觉。若是没有家人的监督,他可以一整天只吃一顿饭,忙到天亮都不知疲惫。有时候,毛武杰顾及父亲的身体,借口木料短缺,想让他休息几天。毛祖先便跟儿子急眼,一定要他到更远的地方买香椿木。

2019年冬至前夕,毛祖先在刨木头的时候,不小心锯断了左手食指第一个指关节。家人赶紧把他送往医院。考虑到自身的年龄,身体状况,他听从医生的建议维持现状,不续接断指。回家后,他不顾家人劝阻,继续做工,没有缺席一天。

惦记了30多年,又花了30年的时间去把梦想变成现实,毛祖先对船有自己的坚持。“造船,卖船我们都讲求缘分。合眼缘的,我会很大方。不合眼缘的,或者看着不太会爱惜船的人,我一律是拒绝的。”对他来说,船就像自己辛苦养大的孩子,必须为它们寻得一个好的归宿才能安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毛祖先慢慢从造船主力向智力支持转换。和他搭档的五位师傅,年纪都比他轻,他们承担更多的体力活,毛祖先则负责总设计和质量把关。看到不妥之处,他的手依然习惯性地拿起船斧、钉拔一点点地修正。如此,他依然是最早上工、最晚收工的人。

如今,虽然造船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毛祖先的手工造船依然占有一席之地,纪念用船、观赏用船等仍旧会选用木船。毛祖先能有人像他一样,喜欢木船并立志于此,届时,他必将倾囊相授。

手记

受到现代工业化、机械化发展的冲击,留给手工木船的生存空间已经不多,像毛祖先这样,还在坚持手工造船的老船工已经寥寥无几。

因为年少时的惊鸿一瞥,毛祖先心心念念记挂在心头30多年,后来一路摸索着终于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绿眉毛”“华超口”,其间锯废多少木料、多少次弄伤手都已经无从得知。

在家人看来,毛祖先对船已然“痴迷”,醒来第一件事是看船,睡前也得看一眼床头的船模才能安眠,一旦投入其中,便是烟不离手、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可这样的他,是最快乐的。

现在,毛祖先与五位老师傅一起造船,他是年龄最大、最有激情的一个。相比其他人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在造船上倾注了更多心血。看到船,他的眼中便盛满了光,好像船就是他的全部。

毛祖先说,对于日常生活,他没有要求,吃什么穿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对于船,他是严苛的,差一毫一厘都不行。他必须把船最美好的样子呈现在世人面前。

为年轻喝彩

——“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钢琴作品音乐会侧记

老琴

上月25日晚,我在台州学院音乐厅聆听了“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钢琴作品音乐会。

事先看了预告,演奏的曲目大多很熟悉——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占了我有限的唱片收藏中相当一部分。反复欣赏这些唱片,一直是我业余生活中最大的乐趣。这一晚,能够听家乡的小钢琴家们现场演奏,我能不激动吗?

不了解古典音乐历史的人或许会问,都说贝多芬伟大,他到底伟大在哪里呢?打个比方,西方古典音乐数百年,诞生了许多作曲家,如果说这些作曲家是漫天星斗的话,贝多芬就是其中最耀眼的那一颗。1770年,贝多芬出生于德国波恩,少年时,就已经能够即兴演奏键盘乐器并成为大师;随后发奋创作,25岁发表三首钢琴三重奏,一鸣惊人。接下来的30年,贝多芬推陈出新,源源不断地创作出各式各样的乐曲,几乎彻底地改变了他的每种曲式;9首交响曲,全是杰作;16首弦乐四重奏,成为后世不可逾越的高山;32首钢琴奏鸣曲,被人们顶礼膜拜为钢琴音乐“新约全书”。而他的大部分作品,居然是在两耳逐渐失聪的情况下创作的!贝多芬的音乐,是力量和完美的化身,人们从他的乐曲里,可以找到战胜困难的勇气,可以找到人性的光芒,可以找到自由解放的强音。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我们更需要贝多芬的音乐。

这场音乐会,选取了14首贝多芬的钢琴作品,其中钢琴奏鸣曲10个乐章,舞曲和小品各一首,四手联弹一首,双钢琴一首,涵盖了贝多芬钢琴音乐的各个题材和曲式。参加演奏的小艺术家共16位,近半数20岁以下,年龄最小的7岁,最大的也不过30岁,这与当今世界贝多芬钢琴作品演奏者年龄逐年下降的趋势是相符合的。年轻人,更多的朝气,更少的世故,更纯净的情感世界,更强的学习能力,他们理当成为贝多芬作品演绎的生力军。

音乐会开场,上台的是当晚最小的“钢琴家”,7岁的牟苑荫。她演奏的第20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可不是简单的曲目,其中连续三连音在时值和力度上要求很高,加上速度很快,苑荫小朋友完成得相当漂亮。接下来上场的是两位小帅哥,16岁的叶帆恒和14岁的汲云瀚,他们分别演奏了第12钢琴奏鸣曲的第四乐章和第6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金昱含、郭思依、谷晨曦、袁宇柏、张婕、陈庆澳分别演奏了自己的拿手曲目。

北师大附中杜佳晶老师演奏的贝多芬早期成熟之作,第二号A大调钢琴奏鸣曲(op.2 No.3 第一乐章),令人印象深刻。她把年轻的贝多芬朝气蓬勃的精神表达得十分到位,10分钟的演奏让我深深沉迷,联想起了第二乐章的老成持重,第三乐章的调皮捣蛋、第四乐章的神采飞扬。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大一女生演奏的是贝多芬的钢琴小品。金秦羽弹短小的舞曲(Wo.83),王奕心弹小品(op.33 No.1),这些小品在贝多芬的钢琴作品里算是不太重要的“边角料”,但听了她们的演奏,你会产生一种贝多芬没有下脚料的由衷感慨。这也是贝多芬的伟大之处。

贝多芬的D大调四手联弹钢琴奏鸣曲(op.6)是他的早期习作,很少被录音(我的碟架上就没有这首的唱片)。黄舒欣和俞晨阳配合默契,好听又好看。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先后被后人改编成四手联弹或双钢琴版本,但同样罕见唱片录制。这两首我是第一次欣赏。四手联弹或双钢琴演奏似乎更多地存在于小型音乐会或私人聚会,这种演奏形式非常强调两个人的联动和交流,它能够使演奏现场充满互动性和亲切感,而这种氛围很难被唱片捕捉下来,这或许是四手联弹、双钢琴甚少录音的原因吧。

音乐会的压轴节目正是以双钢琴形式表演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第一乐章,由台州学院何萍和郑晓娜两位老师联袂出演。她们神情气足,相互激荡,曲尽其妙,雄壮的气势丝毫不差管弦乐队,台上台下气氛热烈,为音乐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二十世纪是古典音乐经典作品二次创作的黄金时期,二十一世纪更加是。人们对贝多芬钢琴作品的演绎也基本分为两大流派,即技术派和内涵派。可我总是纳闷,没有独上高楼的技巧,何以表达深刻的内涵?技术是内涵表达的必要条件,两者怎好割裂?

当晚参加演出的小钢琴家们从小苦练基本功,他们不是已经考上十级,就是在考十级的路上,其中佼佼者已经在国际重大比赛上初露锋芒。其实,台州的小“钢琴家”遍布各县(市、区),数百上千,当晚上台表演的只是其中较为优秀者,是幸运儿。

这场音乐会的观众席上,坐着很多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他们的鼓掌最热烈。台下,还有一大批音乐教育工作者和音乐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比谁都希望台州能出杰出的钢琴家、音乐家。这台音乐会接近两个小时,基本没人中途退场,没有人高声喧哗,台上台下,温暖和谐,家族的望子成龙,政府的推动,市民素质的大幅提高,必将加快高雅艺术在台州的普及。

《地名里的温岭记忆》出版

本报通讯员黄晓慧文撰



毛祖先站在造好的木船前细细地看,就像看着心爱的孩子。 章海英摄



温岭历史文化研究会、温岭市作家协会、温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大力支持,共收到社会各界人士应征作品101篇(加上中小學生组则共有400多篇)。其中,社会组评出一等奖作品1篇,即江永夫创作的《松门红楼路,唱响一个时代》,二等奖作品3篇,三等奖作品5篇,优秀奖作品20篇。

《地名里的温岭记忆》此书即以此次征文(包括社会组和中小學生组)为主体,增辑了其他一些有关温岭地名文化、民俗风情方面的文章,全书分“地名漫谈”“地理古迹”“地方习俗”“地舆纵览”四部分,从地名文化的角度,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温岭地域文化特色,读来饶有趣味。

据悉,由温岭市民政局编的《温岭市地名志》也将于近期交付出版,此书将成为继1988年《温岭县地名志》出版后出版的又一部温岭地名志。